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 
第九十九回 定奸罪包公上本 溺龐妃宋王生嗔

詩曰：國法如何存得私？包公按律定奸書。  
君王不捨嬌僥倖，至與便臣咳論殊。

是夜，包爺將眾人照依國法定罪，備了一本。上寫曰：

龍圖閣學士包拯奏：為微臣審辦群奸，訊得孫秀與狄青宿有私仇，欲圖報雪，致與岳父龐洪串通為黨，屢行圖害。龐洪、孫秀二犯除圖害狄青未死之罪已過多。孫秀混放禿狼牙進關，雖不與外國私通，應照疏失之罪，理該斬決。而龐洪貪賊私己，圖害功臣，而使西遼興兵犯界，罪該凌遲，法該滅族。有貴妃龐氏，前者驗旗，既已欺君，又助父為虐。而茲復差王仁通風，匿藏贓物，亦屬父女同謀，顧親不顧君，法難輕恕，須當斬首正法。王仁須從主命所差，行為不善，有關國法。姑念不圖漁利，從寬一等，然欺君之罪難辭，亦當絞決。禿狼牙私進中原獻寶，欲害忠臣，雖非己心，亦有黨惡欺君之罪。姑念事從首明，得除奸佞，應得褒族，釋放回邦，功罪兩消。王正欲保功臣，不遂奸謀暗算，志行堪嘉，應照本職加升三級，以獎其忠厚。擬表奏，冒瀆天顏，伏乞降旨。各犯正法實行，肅清朝政，海晏升平，微臣有望矣。臨表不勝，待命之至。

包爺寫畢本章，便說：「龐洪哎，誰人叫你為奸作惡的？今日除去國家大患，本官才得心安。猶恐聖上溺愛龐妃，難捨嬌僥受寵，女兒牽及父，要改輕之罪，如何是好？也罷，待來日在朝房通知眾王爺、各大臣，倘若聖上不除龐賊父女，眾口攻擊便了。」包爺定了主見，候至次日四更天，來至朝房候齊，各大臣知會了，眾人歡然應諾。少停，天子臨朝，文武參畢。包爺將本呈上，天子龍目看罷，心內暗暗著驚。便說：「包公定罪太重了，孫秀之罪，卻也該當，國丈之罪還須改輕些。貴妃侍奉寡人，包拯也須諒情些的。」包爺一想，說：「我原料聖上定然要改輕龐洪父女之罪。」便說：「臣以為國家大事，必當以公辦公，如何存得私的？各犯之罪，應該如此，那裡改輕得來？」天子說：「包卿雖素無私曲，單有此案，望卿諒情一二罷了。」包公說：「龐家父女，罪犯滔天，死有何借，罪斷難改輕的。聖上准臣所奏，則是依律公斷，如不准臣所奏，要改輕龐洪父女之罪，臣做不得官了。望陛下放歸故里，臣忍耐不得國法不行的！」這幾句話乃侃侃鐵言，天子原知他品格如此，假裝發怒，呼聲：「包卿！你難將朕抗勒的。往日般般准依了你，單有此案，寡人不准，要從寬些。」包爺高聲說：「陛下，要改輕罪名也不難，先把蕭何定律改過，然後把龐洪的罪名更改，有何難處！」天子聽了此言，真覺怒起來，說：「寡人事事依你，單有此本不准，你若必要如此，寡人讓了你罷！」包爺怒容滿面說：「陛下，這本不依臣擬，朝廷法律不須設了！這龐洪貪賊賣國，屢害功臣，父女同欺聖上，死有餘辜，望吾主勿顧宮中貴妃，速行正法，以警亂臣賊子之心。如若不准微臣所奏，伏乞陛下先將臣斬首，以正逆旨之罪罷！」天子一想：「這包黑子實是鐵硬。」又說：「你要朕依你所奏，萬萬不能的。」

此時，又有眾王、大臣共有三〇餘位，一齊出班奏說：「奏陛下，這包拯與龐洪不是有甚私仇，無非為國家除奸，按以蕭何定律耳。」天子說：「什麼蕭何定律？朕也不較罪擬輕重，要輕此耳。」眾臣也知聖上說的是蠻話。又再奏道：「陛下，若是別的小過，尚且依律定罪，豈但此案大如天！龐洪外通遼國，內合女兒，倘將功臣害了，遼國將兵厲害，聖上盡知。況且雄關孫秀，又是龐洪同黨，豈不被他們將錦繡江山，一旦付與西遼？陛下，今朝若不除奸黨，倍加縱他了，倘或變端復起，事難料測。」眾臣同奏，此時天子反覺羞慚面赧。暗想：「國丈為人原不好，冤家盡結。滿朝三〇餘人，沒有一人保奏，只齊口合攻。朕若准了包拯所奏，又捨不得龐美人，也不便留其女誅其父。若父女一同治罪，朕心何忍？」只左思右想，龍心不定，帶著悶氣，呆呆不語。包爺又說：「陛下，龐妃事，江山事，大不可沒了主意。」眾臣催速，天子龍心不悅，立起身來說：「眾卿休得性急，還宜從緩。再限擬三日後才定奪。」退班回宮去了。眾文武落得呆看，多說：「聖上因何如此庇護龐洪？」只得同退出午朝門。

包爺忽生一計，邀同眾大臣商議。眾文武說：「包大人，你卻慮得到，再不想聖上寵愛龐妃父女如此之深，包大人還有何高見？」包爺說：「列位大人，聖上如此溺愛，執迷不悟，若留下龐洪父女，終為後患。下官欲同列位前往南清宮，面見狄太后娘娘，奏明此事，待他作個出頭，先除了貴妃。若除貴妃，聖上無心牽掛龐洪了。」眾文武笑道：「包大人果然妙算！只恐太后娘娘乃賢良德性，聖上又懇赦了，這便如何？」包爺說：「太后娘娘已深痛恨龐洪父女屢行暗害狄千歲，恨不能早早除他。」眾臣說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此去吧！」各官員一路先到了狄王府，按下且慢題。

再說嘉祐王回進宮中，龍心煩悶不樂。貴妃接駕問：「聖心因何不快？」天子將群臣強逼勒奏說知。龐妃聽了戰戰兢兢，俯伏塵埃，淚珠滿臉說：「陛下哎，可念臣妾伴枕六載，平時並沒有半點差遲，目今初次犯了一罪，求聖上恩寬，父女同沾帝德無涯了。」天子說：「貴妃，若論你父平日間做人不好，冤家結盡。滿朝只有參，沒有保本的。朕若將你父正法，在你面上於心何忍？如若一體同刑，那裡捨得你的？聽憑眾臣怎長論短論，朕自作主張。包拯本章奈何我不得。」貴妃只得悲哭，天子連忙扶起，安慰：「愛卿不用心煩。」龐妃在此叩謝，起來講話。

有內監到來啟上：「萬歲爺，有南清宮太后娘娘駕到！」天子聽罷，頓一驚嚇：「母后因何忽地進來？」只得抽身往接迎。太后娘娘離下鳳輦，宮娥、太監兩邊分排。天子請問：「母后娘娘何事降臨？」太后說：「所來非為別事，要到安樂宮去，與李太后談心散悶。」天子說：「原來如此，請母后進宮。」又著太監報知各宮。正宮曹後想來：「狄太后今來何事？必非無故進宮。」即往會同張妃子、龐妃子共迎。太后駕到長春殿，禮參畢。忽有宮娥到來啟稟：「李太后駕到！」君後起位相迎，原在長春殿兩後相見。禮畢，姐妹相稱，二面時坐，君後參見生身嫡母，各妃禮畢。李太后呼：「兒、媳共坐。」君王、曹後領命左右坐下，張、龐二妃侍立兩旁。太后送上茶，吃畢。高年姐妹，略敘寒暄，各各問安已畢。狄太后開言說：「王兒，這邊立侍者何人？」嘉祐王說：「啟上母后，這是貴妃龐氏。」狄太后說：「原來是龐妃，他的父親是誰？為娘倒也忘記了。」仁宗天子是個聰慧之君，知母后來不是好意，當時勉強說：「他父名喚龐洪。」狄太后嘆聲說道：「就是貪賊賣國奸臣之女兒麼？昨日包卿已審理明白，定了什麼罪名？」天子聽罷，暗暗著驚，又覺難以回復。只得說：「母后哎，包拯定罪，尚未奏聞。」太后喝聲：「你說什麼話！『君無戲言』，從古所說。你如此謊言，豈是為君之度？今朝我侄兒朝罷回來說，包卿已上本奏明眾犯了！」不知天子如何答話。正是：前時父女交通惡，今日君王保不康。